

# 投資經濟弱勢單親女性的社會資本

張英陣、許雅惠、楊璧慈

## 壹、貧窮與單親家庭

當代社會最弔詭的是「在富裕社會中有人身陷貧窮（deep poverty）」，而且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中，貧富懸殊擴大，貧窮的生活更加困苦。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之《21世紀資本論》分析了從工業革命以來到近代，全球社會共通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他也呼籲各國政府應該共同來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Piketty, 2014）。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消除貧窮，乃因為全球貧窮問題持續惡化。而社會工作專業起源於救助窮人，面對當前的貧窮問題是社會工作最大的挑戰。可是目前許多社會工作者已經脫離社會救助工作，不再直接處理貧窮與剝削的議題，實有悖於社會工作服務弱勢者及提升社會福祉與社會正義的道德義務（Midgley, 2010）。

自從1970年開始，世界各國的女性家長單親家庭數量不斷成長，而且此現象似乎沒有改變的跡象（McClendon & Humberstone, 2008）。以單親家庭的比例來看，整體歐盟的平均值是15%；丹麥是單親家庭比例最高的歐盟國家（29%），其次是愛沙尼亞（28%），立陶宛和瑞典（各是25%）、拉脫維亞（23%）、英國（22%）、法國（21%）（EUROSTAT, 2019）。進一步檢視其需求與福祉，單親家庭的貧窮率與整體的歐盟人口相較，著實嚴重。以個人而論，約四分之一的歐盟人口處於貧窮或社會排除的風險中，幾乎是一半比例（48%）的單親母親和三分之一（32%）的單親父親是處於貧窮狀況的，自然也影響到家中子女。女性單親在歐盟占有所有單親家庭（約920萬）的85%（EUROSTAT, 2020）。臺灣的女性單親人數也持續增加中，從2006年1,461,032人到2012年1,776,791人，約六年

的時間激增了31萬多人，女性單親的人數占總人數比例從2006年的15.71%至2012年17.75%。其中女性離婚的人數從2006年597,655人到2012年782,076人，這期間增添18萬多人，2012年女性單親（離婚及喪偶）的人數占十五歲以上婚姻分配比例的17.75%，表示每一百個女性當中就有十七個人是單親。經濟問題是許多經濟弱勢單親女性會面臨的共同困擾，她們居於弱勢處境與低社經地位，多數女性單親家庭面臨就業和經濟問題與貧窮危機。而經濟弱勢直接影響到親職教育與照顧、身心負荷與人際網絡、居住等需求的滿足。

貧窮至今仍是全球關注的問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首要目標即是消除貧窮。絕大多數的社會救助政策都以經濟指標表衡量貧窮，但長期以來大家都體認貧窮是多維面向（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的問題，經濟匱乏只是貧窮的一部分，貧窮也是社會、政治、文化、空間等的排除問題。聯合國的全球多維貧窮指標（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這項指標強調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面向的貧窮議題（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019）。傳統的社會救助著重於基本經濟需求的滿足，但社會面向的議題也逐漸受到關注，特別是關於社會資本的發展。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社會資

本的觀點認為人際網絡是經濟發展的要素，人際關係與結社生活是促進向上社會流動的社會資源；社會關係被視為是獲得經濟資本的強化資源，且有利於改善貧窮；此觀點促使國際性的抗貧組織避免採用單一面向的抗貧策略，而開啟創新的關係為本之消滅貧窮計畫（Woolcock & Narayan, 2000）。

民國94年社會救助法修正，政府開始執行自立脫貧方案，各縣市的自立脫貧方案比較強調人力資本（教育脫貧和就業訓練）及財力資本（資產累積和就業自立），而較不強調社會資本的投資。但從各國的多維面向貧窮概念來看，不論是測量貧窮或脫貧策略實在無法忽視投資社會資本對於抗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的重點在於了解經濟弱勢單親婦女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哪些類型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又對經濟弱勢單親婦女有何影響。

## 貳、社會投資與社會資本

20世紀可謂福利國家的世紀。但是進入21世紀因為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趨勢，主張市場和非營利組織取代國家介入福利服務，再加上左派對於福利科層體制的批判。在左右夾擊之下，社會投資的理念在1990年代逐漸興起，社會投資的核心思想是希望社會政策應該以事先「準備」（preparing）取代事後「修補」

(repairing)。因此，具有社會投資理念的社會政策不僅要投資於人力資本，更要善用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的政策工具像是兒童早期教育與照顧、教育和終身學習；善用人力的策略則藉由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支持女性和單親家長就業（Morel, Palier & Palme, 2012）。基本上，社會投資觀點著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其目標在於促進經濟發展與就業成長。

即使是追求經濟成長也無發忽視社會層面的影響，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Ostrom（2003）所言，追求最佳利潤有賴於參與關係和合作的過程。參與關係的過程中需要建立信任、個人聲譽、相互關係、和他人具體的連結行動。事實上，經濟活動過程不能只有自我利益和策略性的理由，必須透過和他人的關係產生親切的相互承認（cordial recognition），相互的承認和互惠關係應以合作為基礎（Calvo, 2018）。因此，社會投資的觀點不應僅是重視人力資本，同時應強調以信任為基礎的相互關係，也就是不應該忽略了投資社會資本。

嚴格上來說，社會資本並不是一個嶄新的概念，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環境中，結合了網絡（network）、信任（trust）與規範（norm）等傳統概念而迎合市場導向社會的名詞。19世紀，Emile Durkheim的社會學思想中就強調人際社會連結（social tie）的重要性。所以他

區隔了傳統社會的「機械連帶」與現代社會的「有機連帶」不同的社會關係。而社會資本的核心理念則認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是社會的重要資產（Field, 2003）。Hanifan（1916）以社會資本的概念來解釋社區參與成為學校成功的重要因素，她提倡為了維繫民主的發展，就要恢復社區參與的精神。她說明要累積社會資本的前提是必須把人們聚在一起，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成員彼此間透過長期的相處，建立起相互信任、善意（goodwill）、友誼（fellowship）與同情（sympathy）等關係，可以創造出共同的社會資源，有助於成員取得生活支持，滿足個人經濟、社會需求、提升社區生活條件，並藉由個人、工作、社團參與的網絡連結進而增進互動的機會，將會成為社會集體的資源，也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

到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後，Pierre Bourdieu、James Coleman及Robert Putnam對社會資本的論述引起廣泛的注意。Bourdieu（1986）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持久的網絡關係，也就一個團體中的友伴關係（membership）。這種友伴關係是形成社會連帶的基礎，而且個人和群體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投資所造成的。Coleman（1990）認為社會資本是蘊含在社會結構中的人際關係，而且有一些因素可以創造社會資本或破壞社會資本。Putnam（1995）認為社會資本是可以促進互惠與

合作的網絡、規範、與社會信任。不論是 Bourdieu、Coleman 及 Putnam 均強調社會連結的重要性，況且也都認為社會資本是可透過投資策略加以創造。

Putnam (2000) 認為可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凝聚式 (bonding) 與橋接式 (bridging) 社會資本。凝聚式社會資本可強化同質性團體的認同、凝聚力及互惠，像是宗教團體的團契、讀經班等。而橋接式社會資本有助於與異質性團體的溝通，像是不同信仰 (inter-faith) 團體的連結。Putnam 將凝聚式社會資本比喻為「社會學式的強力膠」 (sociological superglue)，而將橋接式社會資本比喻為「社會學式的潤滑劑」 (sociological WD-40)。我們想建立一個具有相互信任的社會，我們不僅需要各個團體有很強的凝聚力，更需要彼此之間有個潤滑劑。如果缺乏橋接式社會資本，則社會資本的黑暗面可能逐一浮現，就像有些宗教團體視其他的宗教團體為異端，固然可鞏固信徒的信仰，但可能造成宗教的對立與紛爭。

社會資本若從其功能來定義，社會資本是具有生產力的，社會資本雖然無法完全取代財力資本和人力資本，但可藉由社會資本來增加財力資本和人力資本 (Coleman, 1988)。從微視面來看，社會資本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社會聯繫，因而獲得的經濟資源、資訊或機會，促進協調和合作 (香港青年協會，2002a)。

Putnam (2000) 認為個人網絡、信任、規範，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形成的社會關係，信任的方面主要有幫忙解決經濟困難、重要決定之商量及面對挫折的支持。所以社會資本不僅是影響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要素，而且有助於社會的凝聚力，以及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使社會在有利的環境下持續發展 (香港青年協會，2002b)。

有些研究發現，社會資本也存在著性別差異。男性的社會網絡較少親屬的連結，比較多是就業職場上大型組織的連結，會有比較多的資訊和資源。而女性的網絡有較多的比例是親屬的關係。也就是說女性的社會資本中凝聚式社會資本較強，而橋接式社會資本較弱；而男性的橋接式資本較強，而凝聚式資本較弱。女性較少運用其網絡在於求職和事業的發展，因為她們的社會資本大都是親屬和鄰里。男性則從職場的連結獲得較多的利益 (Addis & Joxhe, 2016)。這種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主要還是社會的性別結構性限制，因為女性仍是要承擔較多的家庭照顧責任，若政府沒有致力於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仍會有很大的落差。特別是單親婦女同時要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平衡，若社會仍存在著結構性的性別限制，對單親婦女的就業與照顧仍會相當艱辛。

社會資本不僅是個人的資產，也是社會的資產。有些人生長在資源網絡豐富



的家庭，所承襲的社會資本較強；有些社區的社會資本較強，通常治安和經濟發展都較佳。但並不是所有的個人與社群都與生俱來就具備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仍需透過個人和社會制度的投資方能形成社會資本。就個人而言，必須投入時間甚至金錢方能產生社會資本，像是許多人透過積極參與扶輪社、獅子會等建立社會資本。就社會層面而言，在不同的福利體制中該社會的社會資本有所差異。北歐的社會民主體制福利國家，其社會的信任程度相對較高，也就是有較強的社會資本。在歐洲的福利國家中，福利制度越成熟普及的國家，社會資本也較強（Ferragina, 2017）。因此，不論是個人或社會，社會資本的形成都需要個人的努力和制度的建立。世界各國的女性單親大都是相對弱勢，都需要社會福利制度提供機制建立人力、財力和社會資本，方能克服經濟弱勢的多維面向困境。

## 參、弱勢單親女性的社會資本

因為社會的性別限制使得社會資本具有性別差異，但是Putnam和他的同事（1993）認為女性志願參與不支薪的社團和宗教組織就是一種公民生活，這種社會參與就是一種社會資本。近代的關懷倫理學起源對女性生活經驗的探討，認為女性的生活中更重視關係的重要性，但是這

種關係是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由親近擴散到疏遠的他者。本文所關切的是經濟弱勢單親婦女的社會資本議題，我們從曾經參與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脫貧計畫或內政部平民銀行試行計畫的10位經濟弱勢單親媽媽的生活經驗中，嘗試了解這些單親媽媽的生活中具備哪些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對單親媽媽有何影響。這10位單親媽媽有7位居住於臺中市，2位住在南投，1位住彰化；其年齡介於34-64歲之間，30-39歲有2位，40-49歲有6位，50-59歲有1位，60-69歲有1位；婚姻狀況分別為1位未婚，3位喪偶，6位離婚（請參閱表1）。對弱勢單親女性而言，社會資本是其所擁有的家庭關係和與他人的社會連結，此項資產在面臨生活危機時可藉以渡過困境；平時可以用來獲得訊息，有助於就業或取得必要資源。

### 一、凝聚式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本身無法直接解決貧窮問題，但投資社會資本是打擊貧窮的重要策略。Woolock（2001）在探討貧窮與發展問題時仿效Putnam的分類，認為貧窮人口的凝聚式社會資本是生活情境相似的人之連結，像是家庭、親密朋友和鄰里。曾參與資產累積方案的10位弱勢單親媽媽在生活中也有相同的社會資本，這些凝聚式社會資本有助減輕其經濟壓力以及提供社會支持。

表 1 經濟弱勢單親女性基本資料

代號	年齡	婚姻	學歷	宗教	職業	居住地	住宅	子女年齡
1	58	未婚	大學	基督教	清潔員	臺中	租屋	20
2	49	喪偶	國中	一貫道	早餐店	臺中	租屋	27、23
3	64	喪偶	國小	道教	早餐店	臺中	租屋	22、18
4	44	離婚	高職	無	擺攤	臺中	自有	18、16、14
5	34	離婚	高職	無	賣麵包	臺中	租屋	8、5
6	48	離婚	神學院	基督教	行政人員	臺中	租屋	18、16
7	37	離婚	高職	無	無	南投	自有	11、9、7
8	48	離婚	高職肄	基督教	社團老師	南投	租屋	18、15、10
9	49	喪偶	高中	基督教	家管	彰化	租屋	24、22、19
10	48	離婚	國中	無	保母	臺中	租屋	23、22、18

### （一）原生家庭

對多數單親媽媽而言，家庭支持大都不是來自夫家，而是來自其原生家庭。在10位單親媽媽當中，有5位單親媽媽與娘家的人保持聯絡。有人是居住的地理環境之便，娘家及自己姐妹的家庭都住在臺中，因地緣關係與娘家的互動頻繁。亦有離婚後租屋在娘家的樓上，與原生家庭的互動更密切，幾乎每天回娘家吃晚餐，順便與母親聊天。也有單親媽離婚後，由於原生家庭願意接受她回娘家住，與家人互動良好，因此可以親自照顧自己的小孩，減輕經濟壓力。

5位與原生家庭保持密切關係的單親媽媽，之所以在結束婚姻後還能夠與

原生家庭保持聯繫，是因為她們從以前就與原生家庭建立良好關係，不論是與父母或手足都還有互動的情形，進而有凝聚式社會資本形成。因此成為單親之後，這些單親媽媽都還有跟娘家聯繫，維持不錯的關係，家人也會對單親媽媽們伸出援手，提供一些協助。而較缺乏原生家庭這項社會資本的單親媽媽，除了原生家庭的觀念比較保守無法接受單親之外，平時沒有抽空與原生家庭的成員建立關係，加上原生家庭結構的改變，例如手足另組家庭或父母身亡，導致單親媽媽與原生家庭的聯繫就不如以前密切，進而影響到這5位單親媽媽在原生家庭未能形成以家庭為核心的凝聚式社會資本。

## （二）朋友

《論語·季氏篇》中談到朋友的類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亦有同樣的觀點，好的朋友可提升人的生活，壞朋友會敗壞品德。從現代的觀點，正向的友誼品質可提供協助、互相接納、具有安全感等有助於提升正向的社會資本。

這10位單親媽媽都因社會網絡，而與朋友產生了凝聚式社會資本或橋接式社會資本，其中的朋友包含單親媽媽的同學、教會的教友及網友。單親媽媽親自參加志願服務、社會福利組織及宗教的活動等社團活動，都能夠擴展單親媽媽的社會網絡，有助於認識新朋友，也因朋友的互動頻率、信任程度，互惠規範情形而分別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或橋接式社會資本。

有4位單親媽媽是同一個基督教社會福利機構就業輔導方案愛心專櫃的成員，在愛心專櫃期間由於參與職業技能訓練及擺攤而經常有互動，因而產生彼此之間的信任與互惠關係，因而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或橋接式社會資本。當她們出去擺攤的時候，大家會互相協助，同樣身為單親媽媽，能夠了解對方的感受，彼此間有時也會分享自己目前生活的困境，討論如何解決。其中有1位單親媽媽個性較健談，與

朋友互動多，和朋友互動過程中，連結到橋接式社會資本的機會。從朋友那裡獲得一些工作機會的資訊，也由廠商那邊得知製作產品原料的相關訊息。從單親媽媽訪談資料中發現，透過社會福利機構可以擴展自己的橋樑式社會資本，經由在社福機構所認識的朋友，可以再認識新朋友。

一般而言，「朋友」同質性高通常被歸類於凝聚式社會資本，但是朋友會因關係深淺、信任程度及互動情形之差異，亦可歸類於凝聚式社會資本或橋接式社會資本。單親媽媽跟朋友剛開始可能是橋樑式社會資本，但是透過互動頻率增加，彼此信任感、互惠的增加，進而就會轉變成凝聚式社會資本。單親媽媽跟朋友原本是凝聚式社會資本強，後來因為搬家距離遠、對方有其家庭不好意思多次打擾…等因素，反而轉變成凝聚式社會資本弱。因此，社會資本不是靜止的，非一成不變的，社會資本是流動的狀態，「朋友」是屬於哪一種社會資本會隨著單親媽媽不同的狀態而有所改變。

## （三）鄰里

現代的社會，許多人為了謀生或其它因素非常忙碌，尤其是住在公寓或大樓的都會居民，彼此碰面、認識或互動的機會相對較少，再加上休閒型態的改變，例如在家收看電視、使用網路，較少與人面

對面互動，降低了社區參與的動力與意願，這種不利於社區意識及社區凝聚力的情形，不僅可能阻礙橋接式社會資本的發展，甚至可能出現流失的現象（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1）。

住在鄉村的單親媽媽與街坊鄰居關係較密切，較能累積凝聚式社會資本。她們與鄰居認識一段時間，彼此之間有正向的互動與相處，藉由平時和鄰居聊天，得到一些與生活相關的訊息，擴展自身的人際網絡。有一位原來住在都市的單親媽媽離婚搬回鄉下娘家住，與左鄰右舍都認識相當之久，大家都很熟悉，除彼此經常互贈蔬菜外，平時煮菜時欠缺食材，住戶之間也會互相支援。另一位單親媽媽搬到目前住處已有四年多的時間，剛搬到此處時，鄰居便來主動表達關心，平日串門子閒話家常，彼此間有好東西不忘記與眾人分享，雖然和鄰居有互動及日常問候，卻較少談到負面情緒及事件或內心深處的話。這些年來與鄰居互動情形都還不錯，也因鄰居的介紹而獲得保母方面的上課資訊。因此我們會發現鄰里的凝聚式社會資本是需要時間及心力去經營，社會資本無法不勞而獲。

Brisson & Usher（2005）的研究結果也與本文中單親媽媽的經驗相同，顯示出社區參與、住宅居住時間和鄰里穩定這三項因素和凝聚式社會資本有關聯，當居民住宅居住時間長，有從事社區參與，鄰里

關係就會較穩定。有些單親媽媽雖然在各自居處住了一段時間，至少有兩年以上，但是居住型態為公寓型，平時鄰居碰面只會點個頭、寒暄幾句，回到家後便不會與鄰居見面，彼此未有太深厚的交情，所以無法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有位單親媽媽從事早餐店的服務員，清晨就得出門，下午回家的時間是四、五點，作息時間與一般的上班族不同，加上公寓型態的住家並無串門子的習慣，因而影響到她與鄰居互動的機會，故難與鄰居有凝聚式社會資本的形成。這些單親媽媽與鄰居無深入互動的理由，有可能是道德的偏見，讓部分民眾容易對單親家庭投以異樣的眼光，認為單親家庭就是社會問題，造成社會烙印（social stigma）的現象（Kerka, 1988；郭靜晃、吳幸玲，2003），使得單親媽媽為了躲避異樣眼光而選擇退出原本熟悉的環境，搬到新社區仍舊擔心周遭的有色眼鏡，和社區的人互動少，於是就不易建立起凝聚式社會資本。加上單親媽媽們唯恐流言蜚語、大家互相比較……等這些負面狀況出現，所以更甚少向鄰居提及個人負面情緒或私密的事情，自然不容易與鄰居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

鄰居是可以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但現實生活裡未必如此，單親媽媽們會面臨到一些情形，例如婦女常搬家、房屋所有權者非單親婦女握有、居住型態（公寓型）及居住時間長短，這些因素都會影響



與鄰居的互動程度，而無法在「鄰里」當中順利有凝聚式社會資本的形成。

## 二、橋接式社會資本

橋接式社會資本是屬於異質性的連結，最常見的是透過民間組織、宗教團體和工作連結資源（Woolcock, 2001）。橋接式社會資本會較多元，而且因有加入社團組織後又能連結到各種資源，豐富了社會資本的建構。以下將藉由單親媽媽在不同的組織團體中，透過朋友和個人網絡的連結，於動態的互動過程中可以累積自身的社會網絡，進而形成其橋接式社會資本。

### （一）宗教團體

Putnam（2000）認為大家共同敬拜神的宗教社群是美國創造社會資本的最重要場所。美國宗教組織的研究也認為，宗教不只是追求意義（meanings）與信仰（belief），宗教基本上是人與人、人與社區、以及人與組織之間的社會關係。宗教之所以有助於社會資本的形成，是因來自於有共同信仰的一群人，長時間互動下而產生情感的寄託，教友之間有情感性及工具性的支持。因相同的宗教信仰的同質高，似乎較容易產生凝聚式社會資本，但因為相同信仰的包容性，接納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種族與族群、性別，也是促進橋接式社會資本的重要機制。不過若是對其他宗教教體的排他性，則不利於橋接式社

會資本的形成。而宗教信仰的差異及參與宗教活動的程度對於社會資本的形成亦有所差異。有2位單親媽媽都是參加教會而帶來正向的力量與資源，藉由參加教會的過程中認識各個層面人士，與眾人有互動連結，形成橋接式社會資本，從中獲得更多的信任或藉此尋找工作。其中一位單親媽媽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已有好長的一段時間，她因教會而有機會擴展其社會網絡，形成橋接式社會資本。教會協助她連結到得勝者教育協會當志工及儲蓄互助協會參加平民銀行試行計畫，由於教會所連結的得勝者教育協會志工，得以在學校教授品德教育，與志工夥伴、學生共同學習成長。當她遇到困境時，她會想與上帝對話，同時將問題寫下來，相信上帝會藉由她閱讀聖經時，讓她與上帝建立關係，宗教讓她更有力量面對自己的問題，更多能量往前走下去。她在教會中也認識一些姐妹，她們每週有定期的聚會，除了聯繫感情外，彼此互相分享生活的事情，透過彼此互相分享心事，遇到問題亦會給對方建議，給予情緒支持，所以會聊到較深層的內容，擴展其人際網絡，進而累積她的凝聚式社會資本。

另一位單親媽媽因教會的教友而形成了橋接式社會資本，在所接觸的教友中因為一位國中老師的引見下，間接認識學校其他教職員，進而有機會獲得現在這份工作，目前在學校擔任社團的指導老師。

所以宗教團體有助於橋接式社會資本之產生，且有利於經濟弱勢單親女性獲得工作的訊息及機會。

有位單親媽媽信奉道教，她每次前往「宮廟」時只從事打坐，沒有與其他信徒有太多的互動，不僅無法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也無法產生橋接式社會資本。也有信奉一貫道和基督教的單親媽媽，因離婚之後較少參加宗教活動難以從宗教組織中形成橋接式社會資本。但有位單親媽媽雖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因教會而獲得孩子課後安親的資源，反而從教會這邊產生橋接式社會資本。

## （二）儲蓄互助社

儲蓄互助社是一種非營利基層合作金融組織，它強調人的連結更勝於金錢的運用。儲蓄互助社是國際性的合作組織，在臺灣已超過50年的歷史，目前全臺有接近400家儲蓄互助社，理應是社區的一項重要組織，但多數民眾對儲蓄互助社所知有限，很難透過儲蓄互助社建立資本。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從民國98年開始推動「儲蓄互助結合非營利組織推動脫貧策略實驗計畫」，接著民國101年臺中市政府的「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試辦計畫」有20人在儲蓄互助社開立發展帳戶，以及民國101年內政部的「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試行計畫」（簡稱「平民銀行計畫」），這個資產累積方案的目標是協助

經濟弱勢家庭建構財力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張英陣，2015）。在參加儲蓄互助社資產累積方案之前，只有1位原住民族的單親媽媽在部落就知道有儲蓄互助社這個資源，其餘9位單親媽媽表示她們之前沒聽過儲蓄互助社，是透過社福機構社工介紹才知道儲蓄互助社，加入儲蓄互助社之後，參加了儲蓄互助社的教育訓練與各種活動，有機會接觸各種不同社會背景的社員，才慢慢形成她們的橋接式社會資本。

藉由儲蓄互助協會或儲蓄互助社的活動，也能幫助單親媽媽擴充多元的社會資源，例如農業委員會舉辦農產品特展，讓這些創業的單親媽媽有機會到現場擺攤，過程中會認識其他的攤販或廠商，除了讓她們有拓展收入來源的管道外，各攤販之間會互相分享產品的相關資訊，知道哪裡可以再去擺攤，以及產品如何改良可以更符合大眾的口味，針對產品方面，很多人給予不同的意見，也讓這些單親媽媽有更多的學習。雖然成為儲蓄互助社的社員，但對儲蓄互助社的投入不深，仍很難形成社會資本。例如有4位單親媽媽只有在儲蓄互助社上課時才出席，上完課就回家，儲蓄互助社的活動她沒有參加，也就沒有認識其他社員的機會；或因為住家離儲蓄互助社太遠，很少親自到儲蓄互助社存款，就更少與儲蓄互助社的其他社員接觸，社會資本累積不顯著。

### （三）職場

Warr（2006）訪談38位澳洲單親女性，發現女性的網絡大多集中在家人與地區性的友人，這些網絡則提供情緒支持、陪伴與實質方面的協助，這群女性通常與朋友、家人之間的社會網絡最為緊密，但此連結較為相似，屬於凝聚式社會資本；然而，男性由於有就業，憑藉網絡連結到工作場所，可以結識更多的同事，擴展其弱連結的部分，如此一來，就拓展了男性的橋接式社會資本。職場可以促使一個人的橋接式社會資本形成，但會受到「性別」的影響，對於有工作的職業女性而言是有正面效益，例如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增進自我價值、認識更多的人、學習新技能、增廣見聞等（許雅惠，2009；2010），所以職場對於女性有其意義及價值，能從中獲得成就感、增加自信心、累積工作經驗等，還可擴展其社會網絡，促進橋接式社會資本的形成。

有4位單親媽媽自行創業，屬於開放式的工作場域，接觸到較多的人，例如會遇到擺攤的單位及購買自己產品的客人，自然而然就擴展她們的社會網絡。但是在一戶家庭中擔任管家的單親媽媽，及在家照顧嬰兒的單親媽媽，她們的職場接觸到的人就很有限，除了雇主之外較少有機會開拓其他的人際網絡。此外，單親媽媽可能因為是中高齡、身心障礙者、或離

婚的社會烙印在求職過程中曾經遭受到歧視，影響了她們在職場的社會資本累積與形成。

### （四）社會福利機構

普及式的社會福利制度比起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更容易創造社會信任，因此有利於提升社會資本。對許多弱勢族群而言，社會福利機構不僅提供現金或實物的協助，也促進服務對象的社會參與、擴展社會網絡因而直接促進社會資本。透過社會福利機構，弱勢族群可能形成服務使用者的自助互助團體因而提升凝聚社會資本，也可能接觸各種不同的專業人士建立專業關係，和社福機構所連結的社會資源，這都有助於形成橋接式社會資本。

有4位單親媽媽是同一個社會福利機構就業輔導計畫的服務使用者，透過該機構的協助，不僅學習就業技能提升人力資本，也因此她們有機會參與其他協會、社團活動、非正式活動擴展其人際網絡形成橋接式社會資本，因而在創業後增加許多銷售產品的機會，而增加了財力資本。有1位單親媽媽因為社會福利機構而連結而到軍營、儲蓄互助社，而有機會去擺攤販賣自己製作的產品來增加收入；而且社福機構也幫她連結企業組織的福委會向她訂購產品，也因而有機會加入勞動部的微型創業鳳凰家族。她在鳳凰家族中認識各行各業的人，擴

展自己的人脈，連結到不同的社會網絡，鳳凰計畫中的成員會彼此交換自己的專長，也因此有互相合作來增加收入的機會。

此外，這些單親媽媽不僅是社會福利機構的福利接受者，也在機構的邀請下投入志願服務，成為服務的供給者。透過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單親媽媽不只因為助人而提升自信心，也在服務過程中認識更多人，擴展單親婦女自身的社會網絡。

## 肆、結語

單親家庭的問題與需求，也一直是社會福利的關注核心。國內外研究幾乎都把單親與貧窮、低所得連結在一起。經濟弱勢仍是多數單親家庭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在經濟、政治、教育與社會等面相仍存在著性別落差的情況下，女性單親的困境比男性單親更加嚴峻。做為多元家庭型態之一，單親家庭因為多為女性戶長、且有未成年子女，一直是福利政策中的焦點議題。例如，因應「貧窮女性化」風險，女性主義學者開始關注女性單親的經濟處境，並進而發現不同福利體制設計其實對女性有極多不公平的假設，甚至是導致女性貧窮的原因之一。

從社會投資的觀點而言，社會救助方案有三種類型。一是條件式的現金移轉方案，像是低收入子女的就學補助；其

次工作福利的就業方案；三是現金補助（Midgley, 2010）。這三種類型都具有社會投資的性質，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創造人力資本和財力資本。我國的社會救助方案，像是現金補助、子女就學與自立脫貧方案也都著重於人力資本和財力資本的投資，社會資本的投資則較少被討論。對經濟弱勢單親而言，社會資本無法直接解決單親媽媽之經濟困境，但社會資本的建立卻間接創造財力資本的機會。從參與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資產累積方案的10位單親媽媽之經驗顯示，並非所有經濟弱勢單親媽媽都具備同質性較高的家庭、朋友和鄰里的凝聚式社會資本，只有長期願意經營親友與鄰里關係的單親媽媽才能形成凝聚式社會資本。同樣的，願意積極參與宗教團體、儲蓄互助社、志願服務、職場和社會福利機構的活動，並和他人有密切互動的單親媽媽比較容易形成橋接式社會資本。至於凝聚式和橋接式社會資本較弱的單親，除了部分原因是個人因素之外，社會上對單親媽媽的烙印、性別的歧視和社區及職場環境的不友善，這些社會面向的社會資本微弱，才是經濟弱勢單親媽媽缺乏社會資本的重要因素。

未來對於經濟弱勢單親媽媽的社會投資策略，除了財力與人力資本之外，對社會資本的投資仍須同時兼顧個人面向與社會面向。在個人面向方面，應盡力提供單親媽媽社會參與的機會，透過參與社區



組織、社團組織、公部門的志願服務，建立網絡關係以提升凝聚式和橋接式社會資本。在社會面向，政府與社會仍應持續努力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5「性別平等」，避免對單親媽媽的社會歧視，讓經濟弱勢單親媽媽在教育、經濟、政治與社會等面向都有更多參與的機會。此外，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可更有社會投資的預防概念，透過更完善的福利制度創造社會信

任。友善的社會對於經濟弱勢單親媽媽會是最直接的社會資本。

（本文作者：張英陣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許雅惠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楊璧慈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西屯家庭社會福利中心社工）

**關鍵詞：**社會投資、社會資本、單親媽媽

## 參考文獻

- 香港青年協會（2002a）。《社會資本之慈善捐獻、義務工作及社會參與狀況的研究》。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 香港青年協會（2002b）。《社會資本之網絡連繫、信任及互惠狀況的研究》。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 張英陣（2015）。〈貧窮、儲蓄互助社與社會工作：平民銀行計畫的省思〉，《社區發展季刊》151。頁66-76。
- 許雅惠（2009）。〈魚與熊掌：新移民婦女的社會資本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1）。頁1-54。
- 許雅惠（2010）。社會排除與社會包容的福利政策省思（詹火生、古允文主編）。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郭靜晃、吳幸玲（2003）。〈台灣社會變遷下之單親家庭困境〉，《社區發展季刊》102。頁144-157。
- 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1）。〈社區社會資本的促成、阻礙因素及其發展策略：社區領導者觀點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52。頁87-130。
- Addis, E., & M. Joxhe (2016). Gender Gaps 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vidence from Italy. *Feminist Economics*, 23(2), 146-171. Doi:10.1080/13545701.2016.1227463.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risson, D. S., & C. L. Usher (2005). Bonding Social Capital in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Family Relations*, 54, 644-653.

- Calvo, P. (2018). *The Cordial Economy: Ethics, Recognition and Reciprocity*.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UROSTAT (2019). Households with Children in the EU.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EDN-20190601-1>. Retrived on 2020/03/30.
- EUROSTAT (2020). Children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pdfscache/50126.pdf>. Retrived on 2020/03/30.
- Ferragina, E. (2017). The Welfare State and Social Capital in Europe: Reassessing a Complex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58(1), 55-90. Doi:10.1177/0020715216688934.
- Field, J. (2003). *Social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Hanifan, L. J. (1916).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r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67, 130-138.
- McClendon, R. J., & J. Humberstone (2008). Education: A Powerful Asset for Single Mothers. *Journal of Microfinance / ESR Review*, 10(1), Article 8.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esr/vol10/iss1/8>.
- Midgley, J. (2010). Poverty, Social Assistance, and Social Investment. In J. Midgley & A. Conley eds..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Skill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el, N., B. Palier & J. Palme (2012).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 Ostrom, E., & J. Walker (2003). *Trust &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Putnam, R. D., R. Leonardi & R. 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019).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19: Illuminating Inequalities.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mpi\\_2019\\_publication.pdf](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mpi_2019_publication.pdf).

- Warr, D. J. (2006). Gender, Class, and the Art and Craft of Social Capital.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7, 497-520.
- Woolcock, M.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Isuma*, 2(1), 11-17.
- Woolcock, M., & D. Narayan (2000).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5, 225-249.